

(美) 西德尼·谢尔顿著

翻译 吴力励

岁月的沙滩



岁月的沙滩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力励 译

长虹出版公司

岁月的沙滩

吴力励 译

长虹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6千字

1989年3月 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I S B N 7-5065-0943-1/I · 119

定 价: 4.80元

“所有伟人的生活都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升华，
而在辞世之际，在我们身后，
在岁月的沙滩上留下足迹。”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生活的赞美诗》

作者题记

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然而……

弗拉明戈舞、唐吉珂德和头发上别着玳瑁壳梳子的异常漂亮的少女们的故乡，也蕴生了托尔克马达 *1、西班牙异端审讯 *2和历史上一场最残忍的内战。在西班牙的共和党人和叛乱的民族主义者的权力之争中，五十多万人丧失了生命。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六月间，判处了二百六十九项政治谋杀案，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月一千人的速度处决共和党人，而且根本不许人们哀悼。一百六十所教堂被烧为平地，修女们被人们用武力赶出修道院，“就好象她们是一所妓院中的妓女似的，”圣西门公爵 *3在写到早期的西班牙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冲突时这样写道。报社被劫掠了，在这片土地上到处流行着罢工和骚乱。内战以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结束，他死后，西班牙变成了一个君主国家。

从一九三六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的内战从官方意义上讲可能是结束了，但是打那场战争的两派西班牙人从来也没有和解。今天，另一场战争依然活跃在西班牙境内，那是巴斯

*1 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他认为犹太人和摩尔人是西班牙的隐患，在他在职期间有两千人受火刑而死。一译者注。

*2 西班牙异端审讯：西班牙1478年成立宗教裁判所，严厉迫害异教徒，审讯和驱逐犹太人及摩尔人。一译者注。

*3 圣西门公爵（1675—1756）：法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曾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的《回忆录》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当年的历史。一译者注。

克分离主义者为了重新赢得他们在共和政体下赢得过，而在佛朗哥政权下失去的自治权而进行的游击战争。这场战争正在用炸弹打，还有为了资助那些炸弹、暗杀和骚乱而进行的银行抢劫。

当巴斯克游击队地下组织E T A的一个成员在被警察拷打后死于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时，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骚乱导致了西班牙警察总监、五名保安头目、还有二百名高级警官的辞职。

一九八六年，在巴塞罗那，巴斯克分离主义者当众焚烧了西班牙国旗，而在潘普洛纳，当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在一系列反抗中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许许多多的人惊恐地四散奔逃，那些反抗最终蔓延到整个西班牙，使政府的稳固性受到了威胁。作为准军事部队的警察进行报复，横冲直撞，向巴斯克人的住宅和商店随意开火。这种正在进行的恐怖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

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然而……

第一章

西班牙 潘普洛纳 1976

如果那个计划出毛病了，我们就都会没命了。他在脑子里最后一遍把那个计划又重复了一遍，探索着，检验着，寻找着缺陷。他什么也找不到。这个计划很大胆，它需要仔细地选择极为精确的时机。如果它达到预期效果，那会是一个惊人的功绩，比得上伟大的熙德。如果它失败了……

好了，担忧的时间过去了，海梅·米罗很富有哲理性地想。是行动的时间了。

海梅·米罗是一个传奇人物，对于巴斯克人来说，他是一个英雄，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他是一个被诅咒的人。他六英尺高，一张坚强聪明的面孔，一个肌肉发达的身体，还有一双总在沉思的黑眼睛。目击者们总是倾向于把他描绘得比他实际的个子高，比他实际的皮肤黑，比他实际上还要凶猛。他是一个复杂的男人，是一个理解对他极为不利的力量对比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准备为他的信仰献身的浪漫主义者。

潘普洛纳是一个发了疯的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从七月七日至七月十四日举行的圣费尔明奔牛盛会的最后一个早晨。三万名客人从全世界涌进这个城市。有些人只是为了观看那奔牛的奇景而来，另一些人通过参加到其中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跑进那些冲锋的野兽前面。所有的旅馆房间早就都被预订了，来自纳瓦尔的大学生们就睡在门口、银行的门厅，汽车里，公共广场上，甚至睡在城里的大街上和人行道上。

咖啡店与旅馆中挤满了旅游者，他们注视着嘈乱、五颜六色、巨大的游行行列，听着行进中的乐队奏出的音乐。游行的人们穿着紫色的斗篷，戴着或是绿色，或是石榴红色，或是金色的头巾。游行的队伍在大街上流动着，看去就象彩虹的河流。顺着电车道的电线杆和电线爆响的爆竹使那片噪音更加强烈，使那一片混乱更加混乱了。

人群来看晚间的斗牛，但是最惊人的活动是那牛圈——那些要在当天的晚些时候相斗的公牛在清晨的奔跑。

头天晚上，在午夜前十分钟，在城市南部的黑暗的街道上，那些公牛被人从接待圈中通过一座桥赶过河，到达圣多明各街的尽头，它们被安置在那儿过夜。今天早晨它们将被释放，沿着狭窄的圣多明各街奔跑，每一个角落都有木头路障拦在这条街道上。当它们到达这条街的尽头时，它们会跑进海明威广场上的畜栏里。它们会被关在那儿，直到下午的斗牛。

从午夜到早晨六点，客人们都醒着不睡，他们喝啊，唱啊，做爱，激动得无法睡觉。那些将参加奔牛的人们喉咙上系着圣费尔明的红色头巾。

在早晨差一刻钟六点的时候，乐队开始在大街上转来转

去，演奏着鼓舞人心的纳瓦尔乐曲。在七点整的时候，一支火箭飞到空中，标志着畜栏的门已经打开了。人群充满了狂热的期望。过了一会儿，第二支火箭升了起来，警告全城，那些公牛正在奔跑着。

继之而来的是一种使人无法忘怀的壮观景象。首先到来的是那种声响。开始是一种微弱的、遥远的起伏的风声，几乎是难以察觉的，而后它变得越来越大了。直到它变成沉重的牛蹄的爆响，而突然，六头阉牛和六头庞大的公牛冲入人们的眼帘。每一头牛重一千五百磅，它们象特快列车一样沿着圣多明各街冲锋。安置在街道的每一个交叉路口的角落的木头路障后面，是许多打算通过面对那些发疯的畜牲证明自己的勇敢的渴望、紧张的年轻男子。

那些公牛从街道远处的尽头飞速跑过来，经过拉埃斯特拉费塔街和哈维埃尔街，又经过药房、服装店和水果市场，朝海明威广场跑去，从狂乱的人群中发出许多“噢噢”的叫声。随着那些牲畜冲得更近了，为了逃避那锋利的角和致人死命的蹄子，有一阵疯狂的混乱。临近死亡这一突然到来的现实使一些参加者为了安全而跑到门口和防火疏散口。这些男人受到了“胆小鬼”的喊叫声的嘲弄。那几个磕磕绊绊，倒在公牛要跑过的小路上的人很快地被人拽到了安全地点。

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正站在路障后面，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处正在发生的那一壮观景象使他们两人都激动得喘不上气来了。

“看它们！”那个老人叫道。“真是太壮观了！”

那个小男孩颤抖了。“我害怕，爷爷。我害怕。”

那个老人用手臂搂住男孩子。“对，曼努埃拉。它很吓人，但也很奇妙。我曾经和那些公牛一起跑过，那是我不寻

常的一段经历。你用死亡来考验自己，那才使你感觉自己象一个男人。”

一般说来，那些公牛要花两分钟沿着圣多明各街飞奔九百码到达竞技场，那些公牛刚一安全到达畜栏，第三支火箭就被发射到空中。在今天，这第三支火箭并没有发射出来，因为一个在潘普洛纳四百年的奔牛史中从没发生过的意外事件发生了。

那些牲畜沿着狭窄的街道飞奔时，六个穿着五颜六色的假日服装的男人移动了那些木头路障，于是那些公牛发现自己被迫离开了那受到限制的街道，被释放到市中心。刚刚还是一种快乐的庆祝活动，马上转变为一场可怕景象。那些疯狂的牲畜冲到惊呆了的旁观者身上。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祖父是最先死去的人之一，他们被那些猛冲的公牛踢倒了，践踏。恶毒的牛角切到一个婴儿车里，杀死了一个婴儿，并使婴儿的母亲倒在地上被践踏。到处都充斥着死亡。那些牲畜冲到无助的旁观者身上，撞倒妇女和儿童，将它们致人死命的长长的角戳向行人、食品摊、塑像，将一切很不幸运的挡了它们路的东西都横扫到一边。人们惊恐地尖叫着，不顾一切地挣扎着，想躲开这些致命的巨兽。

一辆鲜红的运货车突然出现在那些公牛的路上，于是它们转过身来，沿着埃斯特雷利亚街向它冲击着，那条街通向潘普洛纳的监狱。

那座监狱是一座看去令人生畏的两层石头建筑，有沉重的铁栅栏窗。在它的四个角落都有塔楼，它的门上飘扬着红黄色的西班牙国旗。一扇石门通向一个小小的院子。这个建筑的二层由一排关押死刑囚犯的牢房构成。

在监狱里面，一个穿着武装警察制服的身材矮胖的警卫正在引导一个身穿一色黑的罩袍的牧师沿着二层的走廊走着。那个警察端着一支冲锋枪。

那个警卫看到牧师见到那件武器后的询问的眼神，说道，“在这儿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神父。我们这一层有这个尘世上的渣滓。”

那个警卫指引着牧师通过一个金属检测器，那很象在机场使用的那些东西。

“对不起，神父，但是那些规矩——”

“当然，我的儿子。”

当那个牧师通过那个安全入口时，一声尖利的警报声响彻这条走廊。那个警卫出于本能握紧了他的武器。

牧师转过身来，向那个警卫微笑着。

“我的错，”他说着，把挂在他脖子上的——根银链上的一个沉重的金属十字架摘了下来，递给了那个警卫。这次他经过的时候，那架机器不作声了。警卫把那十字架递回给牧师，他们两个人继续着他们的行程，更深地走进那个监狱的内部。

靠近那些牢房的走廊里的恶臭真能把人熏倒。

那个警卫情绪挺明哲。“您知道，您是在这儿浪费您的时间，神父。这些畜牲根本没有灵魂要拯救。”

“然而，我们还是必须试一试，我的儿子。”

那个警卫摇摇头。“我告诉您，地狱的门正在等着欢迎他们两个人呢。”

牧师惊奇地看着这个警卫。“他们两个人？别人告诉我，有三个人需要忏悔呢。”

那个警卫耸耸肩。“我们为您省了一些时间。萨莫拉今

天早晨在医务室死去了，他心脏病发作了。”

两个人到达最远的两间牢房。

“我们到了，神父。”

那个警卫打开了一扇门的锁，在牧师走进牢房时谨慎地向后退到一边。而后那个警卫锁上了门，站在走廊里，警觉地注意着任何出现麻烦的迹象。

牧师向那个躺在肮脏的监狱吊床上的人走去。“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儿子”

“里卡多·梅利亚多。”

牧师向下凝视着他。很难辨别这个男人长得什么样子。他的脸肿了，皮开肉绽。他的眼睛几乎闭着。那个囚徒从厚厚的嘴唇中说出了，“我很高兴您能来，神父。”

牧师回答说，“拯救您是教会的职责，我的儿子。”

“他们今天上午要吊死我吗？”

牧师轻轻拍拍他的肩膀。“你已经被判处绞刑了。”

里卡多·梅利亚多凝视着他。“不！”

“我很遗憾。那些命令是首相本人亲自下的。”

而后牧师把手放在囚徒的手上，吟诵着：“忏悔你的罪吧……”

里卡多·梅利亚多说，“我在思想、言语和行为方面罪孽深重，我全心全意地忏悔我的所有罪过。”

“乞求我主赐福于你的灵魂。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那个警卫在牢房外面听着，暗自想：多么愚蠢啊！浪费时间！上帝会藐视那个人的。

牧师做完了祷告。“再见了，我的儿子。愿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吧。”

牧师向牢房的门走去，那个警卫打开了上面的锁，而后退向一边，枪口一直对着那个囚徒。那扇门又锁上之后，那个警卫向相邻的牢房走去，打开了那扇门。

“他完全属于您了，神父。”

牧师走进第二间牢房里。里面那个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牧师久久地看着他。“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儿子？”

“费利克斯·卡皮奥。”他很强健，长着连鬓胡子，面颊上有一道那大胡子没能掩盖住的新的青黑色的伤疤。“我不怕死，神父。”

“那很好，我的儿子。最终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幸免。”

牧师倾听着卡皮奥的忏悔，那遥远的声音的波涛，开始是受到压抑的，而后变得响亮了，在整个建筑中回荡着。那是重击的牛蹄的轰响和奔逃的民众的尖叫声。那个警卫听着，吃了一惊。那些声响正在迅速地移近。

“您最好赶快，神父。外面正在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

“我做完了。”

那个警卫迅速地打开了牢房门的锁。牧师走出来站在走廊上，警卫锁上了身后的锁。从监狱前面传来一种响亮的撞击声。那个警卫转过身来从有栅栏的狭窄的窗户向外窥视着。

“那种噪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牧师说，“听上去就好像有人想会见我们。我可以借用那个东西吗？”

“借用什么？”

“您的武器，请。”

牧师说着，向那个警卫靠近了。他无声地拧开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个大十字架的盖子，露出一把看去挺凶恶的长长的

匕首来。他以一个闪电般的动作，把那把刀插进那个警卫的胸膛。

“你看，我的儿子，”他一边从那个垂死的警卫手中拽走那支冲锋枪，一边说，“上帝和我决定，你不再需要这个武器了。看在上帝面上。”海梅·米罗说着，虔诚地划了个十字。

那个警卫坍倒在水泥地上。海梅·米罗从那具尸体身上掏出了钥匙，迅速地打开了那两间牢房的门。从大街上传来的声响正在变得更加响亮。

“我们走吧，”海梅命令道。

里卡多·梅利亚多拿起那支自动枪。“你装牧师装得可真好。你几乎使我相信了。”他试图用他肿了的嘴做出笑容来。

“他们真的殴打你们两个人，对吗？不要担心，他们会付出代价的。”

海梅用双臂搂住这两个人，扶他们沿着走廊走着。

“萨莫拉怎么了？”

“那些警卫把他打死了。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尖叫声。他们把他带到医务室去，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在他们前面是一道锁着的铁门。

“在这儿等着，”海梅说。

他走近那扇门，对另一边的那个警卫说，“我在这儿的事干完了。”

那个警卫打开了门上的锁。“您最好赶快，神父。外面正有某种骚乱——”他根本就没把他的话说完。随着海梅的刀插到他的身体中，血从那个警卫的嘴里喷涌而出。

海梅向那两个人做了个手势：“来。”

费利克斯·卡皮奥拾起那个警卫的枪，他们开始下楼。外面的景象一片混乱。警察正在疯狂地跑来跑去，试图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并且对付为了躲避那些发疯的公牛匆忙涌进院子里的尖叫的人群。一头公牛向大楼的正面冲过来，捣毁了石头大门。另一头公牛正在撕扯着地上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卫的躯体。

那辆红色的运货车在院子里，它的马达开动着。在混乱中，那三个男人几乎没被人注意地走了，而那些的确看见他们正在逃跑的人太忙于拯救他们自己了，无法对此做任何事情。海梅和他的人一个字没说，跳进那辆运货车的后部，那车飞速开走了，使拥挤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行人四散奔逃。

穿着绿色制服，戴着黑漆皮帽子的城市警卫队，也就是作为准军事部队的乡村警察，正在徒然地试图控制歇斯底里的民众。驻扎在省会的武装警察部队，面对这疯狂的景象也无能为力。人们正在挣扎着向四面八方逃窜，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那些发怒的公牛。人们在渴望逃跑中互相践踏，来自人群自身的危险要比来自公牛的危险更大。老人们被撞倒在奔逃的民众的脚下。

海梅沮丧地凝视着这让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并不是计划这样发生的！”他叫道。他无助地凝视着这正在被施加的大屠杀，但他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来制止它。他闭上了眼睛，不去看那一景象。

那辆运货车到了潘普洛纳的郊区，向南开着，把那骚乱的噪音和混乱甩在了身后。

“我们要去哪儿，海梅？”里卡多·梅利亚多问道。

“在托雷外边有一座安全的房子。我们将在那儿呆到天

黑，而后继续前进。”

费利克斯·卡皮奥疼痛得畏缩了。

海梅·米罗注视着他，脸上充满了同情。“我们很快就到那儿了，我的朋友，”他温柔地说。

他无法将潘普洛纳那可怕的景象从头脑中驱逐出去。

三十分钟以后，他们到了那个名叫托雷的小村子，沿着村边开向村子上方的山中的一所孤零零的宅子。海梅扶着那两个人从红色运货车的后部下了车。

“午夜时来接你们，”那个司机说。

“让他们带一个医生来，”海梅回答说。“而且甩掉这辆运货车。”

他们三个人走进这个宅子。它是一个农舍，简单、舒适，起居室中有一个壁炉，还有梁柱支撑的天花板。桌上有一张便条。海梅·米罗看了它，对那欢迎的语句：“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微笑了。在酒吧上有几瓶葡萄酒。海梅倒了酒。

里卡多·梅利亚多说，“没有任何语言能谢谢你，我的朋友。为你干杯吧。”

海梅举起了杯子。“为了自由干杯。”

笼子里的一只金丝雀突然发出吱吱的叫声。海梅向它走过去，注视着，它疯狂地拍动了一阵儿翅膀。而后他打开了那个笼子，轻轻地把那只鸟拿出来，把它拿到一扇打开的窗户旁。

“飞走吧，小鸟，”他柔声说。“所有活着的生物都应该自由。”

第二章

马德里

莱奥波尔多·马丁内斯首相大发雷霆。他是个矮小的戴眼镜的男人，他说话的时候整个身体颤抖着。“必须制止海梅·米罗，”他叫道。他的声音很高，很尖利。“你们明白我的话吗？”他怒视着聚集在房间里的那六个男人。“我们正在找一个恐怖分子，而整个军队和警察部队都无法找到他。”

这次会议正在首相居住和工作的蒙克洛亚宫举行，它距离马德里的市中心五公里远，是在加利西亚公路上，那是一条没有识别标记的高速公路。这座建筑本身是用绿色的砖筑造的，有熟铁阳台，绿色的窗帘，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卫的塔楼。

这是个干燥炎热的日子，透过窗户，就肉眼所能看到的地方，圆柱形的热浪象大队幽灵士兵一样升腾起来。

“昨天，米罗将潘普洛纳变成了一个战场。”马丁内斯把拳头砰的一下捶在他的写字台上。“他杀害了两个监狱看